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許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東漢光武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父城侯朱浮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

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育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

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譏刺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建武六年徵鄭興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䟽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缺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

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郄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思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次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

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教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𠃔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八年郡國大水杜林上䟽曰臣聞先王無曰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

伯禽七族分康叔懐姓九宗分唐叔撿抑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録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幷之民萬里之統海内頼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即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

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餽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王食狃猱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

熾從横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壊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從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用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為蠹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朝廷莫不悚慄争為嚴切以避誅責會連有變異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絶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

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
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
章帝即位徵馬嚴拜御史中丞其冬有日蝕之災嚴上
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
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
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
已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求

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徵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相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

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帝召絁㒵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寃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絶

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時校書郎楊終亦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

掠考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溼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和帝永元四年丁鴻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

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隂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隂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

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而天下遠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十數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昭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

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壊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

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横宜因
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六年旱久祈雨不應司空張奮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
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
民為本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
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心願對中常侍疏奏
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帝召太尉司徒幸洛
陽獄録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養奮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寛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縁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税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安帝永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尚書郎樊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兹曰泰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備而不製羣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節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

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二

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揺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静法當順陽今乃專恣揺動宮闕禍在蕭墻之内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虚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内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

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内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上深納其言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帝召孔季彦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四年馬融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荅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限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茀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

之位其於分野幷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幷涼動兵驗略效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諱於此二城海内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疢病伏惟天象不虚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日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
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
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
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䆰所差無幾其陷罪
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邉郡牧御失和吉之
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
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阸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弱

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纎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

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安帝嘗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

岱之濵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貎貎以恭恭作肅貎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以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

上僣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等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太尉楊震因地震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

陽去年十一月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揺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支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諠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

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王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明年太史令張衡上封事曰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

右行慝之臣欲徼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宫僞遣
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
無怨且凡來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
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灾
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
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塚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
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
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

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順帝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李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

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

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禄任曽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振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

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

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應之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

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順帝以災異公車徵郎顗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

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
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
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
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
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
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
來園陵數災炎光爓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

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禀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沈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

以來陰闇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
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
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
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旣解釋還復凝合夫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
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
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
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

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

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
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
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
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
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忘命懇懇
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

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且如狀對其一曰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即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别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内傳曰人君者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

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其二曰去年已來兊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

寒温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内荏以虚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寛也其後復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其三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

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渉歷天門災成戊已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縁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樂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户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

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其四曰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

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宫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宫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宫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

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其五曰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

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囘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其六曰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

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内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以無虚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其七曰臣伏惟漢

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伺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

防之臣以為戍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來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

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

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宫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氏曰漢三百載計歴改憲三百四歳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歳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灾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讎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數澤修其故

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見光禄大夫江夏黄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懐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正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

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時還任陛下宜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説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

言百姓所歸藏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其一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歳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其二曰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寛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大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琁

機動作與天相應靁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靁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靁聲乃發其三曰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

堂金水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其四曰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

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

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

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立夏之後乃

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

不就

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請

雨又禱祀名山大澤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

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别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以定易稱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

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宫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虚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宫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
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
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
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寃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
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
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黄

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舉為諫議大夫時帝召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

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順帝時大旱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

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

太史令張衡以政事漸損權移於下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

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

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静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

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桓帝延熹間火災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

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

元幸甚書奏不省

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侍中爰延延因上

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

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

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

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

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

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主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

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襄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

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

轢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靁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竪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

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

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宫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黄山宫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虚言猶然況於實邪夫

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

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
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
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
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
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
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
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為劉瓆成瑨

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闘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宫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

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西域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柰何欲

如黄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楊秉為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

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譏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宫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時連歲饑荒災異數見劉陶時游太學上疏曰臣聞人

非天地無以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戎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

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
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
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
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
豕長蛇吞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為飢寒
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
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也且秦
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

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
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强秦之
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
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
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兾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
兾州奉憲擀平摧破奸黨掃清萬里膺歴典牧守正身
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

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永康元年徵皇甫規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

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災祥

漢靈帝建寧二年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大司農張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

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災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

謝弼亦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

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内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絶竇后之恩前世以為

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兹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

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飡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忌諱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少府光禄勲楊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

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

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甞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

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宫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

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説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説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

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内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文上論災異疏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

嚚人者象暴政若獸而嚚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霹靂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意探指求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勑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曾僖公小國諸侯勑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愍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靈帝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懐
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
議郎蔡邕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
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曰臣
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襃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
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
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

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墯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

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

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
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
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
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
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

邕又應詔上災異疏曰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
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

闇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是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邕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

外若兵威内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意者陛下樞機之内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
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廻未知誰是兵
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内寵
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
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
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

要所當施行邑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容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歴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懐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悦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

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甲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
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宫内産生及吏卒小汙屢
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甞有廢至於他祀輙興
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㦲孝元皇帝策書曰禮
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
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
者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
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産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

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答風霆災妖之異

一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巳政外見人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

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一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悦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内博開政路

一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

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懐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

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一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

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一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

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令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

一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

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思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宄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

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先和元年有日食之異尚書盧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闇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寛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

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導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㕘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税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導堯者令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

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

撞蹋省闥執奪璽綬廹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勸

戎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

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

魏明帝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光禄勲和洽上奏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

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宫絶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虚實蓄士養衆筭廟勝之筞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悦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青龍中崇華殿災詔問侍中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

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

所以克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又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

以消復之令宜罷散民役宫室之制務從約節内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懐遠人也淩霄闕成鵲巢其上帝以問隆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宫室起淩霄闕而鵲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

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社聖躬每安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時有星孛於大辰隆又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

然後稽古之化格於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帝初治宫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將作大匠揚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宫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溢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

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

法漢孝文出惠帝宮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
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
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
既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
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
齊王即位曹爽專政會有日食之變詔羣臣問得失大
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
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

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大帝時步騭上疏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

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西晉武帝泰始四年以傅玄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

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諫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旱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令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悦樂愛惜成穀

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

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氐羌諸部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

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羌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野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諸羌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羌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

置郡皆使幷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侮政事寛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於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武帝荅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衛將軍司馬孫楚亦上言曰頃聞武庫井

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潛於重泉或仰攀於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先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

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帝詔賢良方正直言於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摯虞上

奏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濵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

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嘗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

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

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東晉元帝即位時隂陽錯繆刑獄繁興著作佐郎郭璞

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

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輙依歲

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

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

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

為刑獄殷繁理有壅滥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内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摽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

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

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賛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悦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籍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

哉之歌不作者何也伏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振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粃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聦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

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黒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懽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家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将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潜暗而色都赤中有

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時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滹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

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詣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著作佐郎虞預上書曰大晉受命於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匈奴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賛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

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
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
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邱
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
成帝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虞預上議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
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雷推恩象於

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櫝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葢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項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

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

哀帝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尚書左丞孔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

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太常江逌亦上疏諫曰
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
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注
此葢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
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
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
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
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

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兹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

不納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叅之時事今强戎據於

關雍勁敵縱於河朔貔貅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

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

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

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

下令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

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

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

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

漢主劉聰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

今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宫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

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鋭卒燕代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宫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内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聦覽之不悦

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

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兊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廵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

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獻於劉曜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

小衰困䍚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其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

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令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

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修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秦主苻堅時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

以暐為尚書苻融聞之上疏諫曰臣聞鮮卑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豢養於帷幄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

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
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
撫戎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
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巳何
懼外患焉

苻生時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
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
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

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
強於政事乖戾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
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
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
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
宋文帝元嘉二年范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
律品物維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
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

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税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寃枉之獄游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今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

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籍熒惑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顔拜表悲咽

三年秋旱蝗泰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謡民口百姓翕然皆自

以為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㫖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

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畧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野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為戒不遠為患臣任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

婦女

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隕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啟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

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王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蔕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

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録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七